

致我的男友

(韩) 可爱淘 著 黄蓓 译

亚洲人气天后可爱淘爆笑+飙泪+超幸福小说

畅销 超100万册的经典!
可爱淘文集
席卷千万“淘迷”的幸福爱恋!

1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可爱淘文集

可爱淘超幸福小说珍藏全纪录 致我的男友①

(韩)可爱淘 著 黄黄 译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致我的男友. ① / (韩) 可爱淘著; 黄黄译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6
(可爱淘文集)

ISBN 978-7-5358-4357-9

I. 致… II. ①可…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 - 韩国 - 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58876号

策划编辑: 陈嫦娥
责任编辑: 陈嫦娥
装帧设计: 胡桃桂木
插图绘制: (韩) 李 素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: 410016
电 话: 0731-2196340 2196334 (销售部) 0731-2196313(总编室)
传 真: 0731-2199308 (销售部) 0731-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66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: 15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: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序



你们好！各位亲爱的中国读者。

我是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的可爱淘。

这次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重新出版我所有的小说，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开心，心情也和几年前首次出版自己的书大不一样。

中国现在是不是也热起来了呢？

我忍不住想起了几年前，也是在一个非常热的夏天，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的签售会，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国小读者有了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

那时的一幕幕，中国读者一张张可爱的面孔，仿佛就在昨天，都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特别是我现在就读的大学里也有好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，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听到他们嘴里流淌出来的亲切的中文，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用中文和他们说一句“答~酱~好”！

那时的我真是年纪太小、太幼稚，竟不知道当时经历的一切，将会成为我一生中多么珍贵的财富，会值得我回味一辈子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彼时夏天我和中国读者的幸福相会，将永远保存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之一。

我要特别感谢中国这个国家，感谢在中国喜欢我的那些读者，是你们的爱给了我幸福的回忆，给了我无比的荣耀。

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，今后会加倍努力，给中国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文字。到那时，我一定会以最完美的姿态，带着最灿烂的笑容，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！^_^

最后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我这次在中国出版的小说文集，希望它能勾起老读者的美好回忆，也让更多新的读者加入到我们淘迷大军中来。

希望大家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淘迷，灿烂、无拘无束的笑容是我们的标志，永远像我一样无知无畏、精力充沛。

希望下次再到中国和各位见面的时候，我的中文水平能比以前好些，至少能流畅无碍地和各位打招呼！！

歇~歇~！（谢谢）



可爱淘



1

上午。

明净的阳光透过教室的薄纱窗帘，柔柔地照进来，带来令人惬意的温度，不时有轻风拂过，飘来芬芳的香气，不禁让人睡意连连。又听着自己不喜欢的数学课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双眼是第几回失去焦距，漫散在窗外莹绿的树叶上。

啪！教室里的窗户猛地一下合上，我的心也跟着一颤，如蜻蜓突触水面，随之却沉到了谷底。口袋中的手机也急促响起。

“喂！”我猫起身子，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心惊胆战地接听电话。

“嗯，是我！出来吧！”那边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，仿佛又是命令。

“我不是说了让你不要到学校前面来吗？”我有些气恼，这个家伙，不知道和他说了多少遍。

“所以我今天到学校后门来了呀！嘿嘿！”那家伙还自以为挺有幽默感地笑了两声。

“你等着。”我无奈地合上手机，小心地躲过班上众多犀利的眼睛，悄声向楼下走去。

要是被我们班那帮人知道这家伙是我的男友，呼~！天啊！杀了我吧，简直羞死人了！

离开教室后，我立马加快了步伐，几乎是小跑着来到学校后门，额上汗涔涔的，有几丝头发不安分地轻贴着。

进入视野的是那个家伙在窃喜地笑着，斜靠着校门，不羁的微卷黑发不安分张扬着，折射着太阳的熠熠光芒，好像整个人都成了一个发光体，散发着诱人的彩光。直挺的鼻梁，双眼中却有着一丝让我气恼的坏坏笑意，仿佛那种捉弄人成功后的得意，嘴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冷漠。

看到他这副好整以暇的样子，我心中的火更大了，无视他存在般轻越过那家伙。

“喂喂！去哪儿呀！我在这儿。”他急着招呼我，双手挥舞着，以为我没有看





见站在原地的他。

“唉,知道了。你想害我被老师逮住啊!”我不耐烦地说,步伐愈发迅速。

“啊,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。”那个家伙眉头轻舒,眼角漾溢出促狭的笑,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一点都不知道人家心意的傻瓜,只知道连声说好,然后就如影随形地跟在人家身后。唉~!真是让人感到羞愧的男朋友。

直到距学校 500 米远,确定四周无人之后,我才放慢脚步。

“怎么了?”紧跟身后的家伙在我放慢脚步的那一刹那几乎是撞到了我背上。

“如果我不来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?!”这家伙,脸仿佛因动了气,微微有些泛红,双眼充满疑问,不满地望着我。恍惚间,我好似又看到曾经那个让我怜惜疼爱的他,但只是一瞬间。

“一天不见会死人呀!”

“是啊,我会死掉。”

我真是有些无语了,心却为之微颤。

“裤子,我是说你的裤子,为什么老是这样子?”

“嗯?”

“你就不能把裤脚拉平了再穿?成天一副不羁的西部牛仔样,像什么话呢。在我们这个年纪,你穿成这样,别人除了叫你小混混还会叫你什么?”

“什么?谁敢对我说这种不中听的话。”这个家伙又开始意气用事了,双眼深含愠意,仿佛静静流淌的冰水泛着寒光,五指收紧成拳,在虚无的空气中闪过冷漠划痕。

“唉!真是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才好。还有,你走路,不能老老实实在地走条直线吗?”我不满地盯着他的双脚,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。

“我又不是故意不走直线的!”他更加不满地抗议我对他的唠叨。

“什么叫不是故意的!你初中的时候分明不是这样走路的!”他大声,我的声音比他更大,立刻把他的气焰压了下来。

“那是因为腿长长了。”他不甘心地辩解道。

我想笑,但还是极力克制,那种爱恨交织的感觉还真让人不好受。

唉~!算了,和笨猪一样的他怄气只会让自己折寿。够了,我没必要再说下去。每次和他吵到最后我只会觉得自已很弱智。

这就是我从初二就开始、交往了将近三年的男友殷尚。当时他还真是不错



的家伙，可爱如水，柔和似风，温润的气息总让我想起春天的暖阳，让人不自觉沉溺。所以当11月14号那天他向我表白的时候，我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，唯恐他反悔。

随后的那些日子，我更是沉浸在如蜜幸福中，总觉得天无比湛蓝明澈。有他陪伴的时光，流淌着阳光的味道，但没想到三年的美好时光就像被一个嫉妒的窃贼偷走般，溜走了。

上了高中之后，殷尚对我有些冷漠了，自己仿佛也从暖春的阳光中又跌回到了冰酷寒冷的冬天，我有些受伤的心也开始结冰，凝固风化成爱的冰雕，一天天对他的感情渐渐冷却。但是，真正让我对他日益嫌恶的祸首应该是今年和我同班的澄弦，那个如湖水般清澈温柔，总是彬彬有礼的清爽男孩。唉！我真是疯了，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如此三心二意、偷偷爱上另外一个人呢？想到这，心底的怨气又开始如洪水泛滥。全怪你，权殷尚，为什么总是偏偏挑我不喜欢的事情来做？！

“就是今夜，我和她尽情燃烧的今夜。哦哦～！让我们从哪儿开始，首先让我狠狠推开你的头颅～”

权殷尚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，身体随着节拍摇摆着，但那歌声对我却如细针在刺，穿透耳膜。

又想起了上次的尴尬。那次我和他一起在南门外的乐天利时，他旁若无人地唱起这首不入流的低俗歌曲，惹来周围一圈如冷箭般的讥讽视线，纷纷盯视着靶心的他和我。我可怜的皮肤本来就被那又干燥又热烈的太阳光晒得生疼，又听了这家伙的靡靡之音，仿佛碰及冷硬的冰块，直感觉后背冷汗湿透衣服。

“从你的额头开始，轻轻地～你颈部如此迷人～”权殷尚的双眼开始蒙眬迷离了，仿佛陷入了一个梦境里，无法自拔。

“权殷尚！”我把自己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，聚拢成线，如利剑刺向他。

“嗯？”

“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？！你以为这样就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帅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可笑！”心中又想起了气质独好的澄弦，不禁有些悲哀。

“可笑的话你就笑笑呀！喂，喂！听说那部电影《烘干高太奇夫人的头》又上映了。走，我们去看，去看。”

殷尚不由分说，拉起我就向旁边的电影院售票处走去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，根本不理睬我接下去要说的话。手中感受着他传递过来的热度，但近在咫尺的他却好像离我越来越远，眼前仿佛白雾迷蒙。



“我们还穿着校服呢!”

“说我们是复读生不就行了!”

“那个要看你自己去看!”

“不喜欢啊?那我们去看你喜欢的。”说着殷尚就上前买了上礼拜六刚上映的《傻瓜》的两张票,真不知该说他是尊重我的意见还是不尊重。

“我不想看电影!”

“你不是最喜欢看喜剧吗?四点十分开始,哎呀!已经开始了!”殷尚伸手轻揉我因生气而绷紧的脸,然后一发力抓紧我,猛地向电影院里冲去。

这个家伙不知是从哪来的怪力,拖着我呼啸而至三楼的放映厅,把票递给门口的检票员之后,想也不想地冲进了黑黢黢一片的放映厅里。天啦!这么黑,该等着领座员用电筒送我们到位置上才对呀,可是却被这家伙不由分说地拖了进来。借着微光,我能看见电影院里黑压压一片人头,影影绰绰真是不少,我小心地挪动着身子,慢慢前行,同时眯着眼睛看银幕。

电影刚开始不久,现在正是女主角仰望天空,嘴角沁出一丝迷人微笑的煽情场面,我一时沉醉于女主角的美貌之中,失了神……

“喂!九排十四号的把手举起来,然后晃一晃!”

我的魂魄立马被震了回来。做出这样冒失的举动,除了我身边那个叫权殷尚的混球还有谁?剧场里顿时嗡声一片,大家纷纷回过头来观望我们。

“其余要看电影的继续看,九排十四号的把手举起来就行了!”这家伙的语气带着不容人置疑的冷傲。

黑暗中,我知道自己的脸色很阴郁!我转身推开放映厅的门,头也不回地往外跑,只想赶快逃离这个地方,却被殷尚在楼梯拐角处拦了下来。

殷尚诧异地看着在楼梯上大口大口喘气的我,显然迷惑于我刚才疯了似的举动。

“干什么跑,你?”

果然,他终究是不明白的,想当然也是不会反省的。

“你疯了吗?为什么要那样做?你到底有没有大脑?”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,质问他。

“我做什么了?”殷尚不知所措地摸了摸鼻子。

“你在里面叫那么大声干什么?!”我不是疑问,是指责。

“看不见我们的位置啊!他奶奶的,我的朋友都是这么干的。”

“哈,真是一帮好朋友啊!”我气愤地说。



“你也这么觉得？那我星期天介绍你和他们认识？他们见到你一定会轰动的。”殷尚十分兴奋地说，声音里透出一股高兴劲儿。

“让开！”突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，我咬紧牙，用肩膀狠狠地撞开他，飞也似的逃出了电影院。

“等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，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！”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还在后面紧紧追问，“票都已经买了，不看岂不是浪费钱。”

“我就是小心眼怎么样！现在小心眼的我就是想要回家去了！”女孩子天生有发飙的权利，现在我正在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，“你和你那帮好朋友牵着手好好去看吧！记得把手牵牢点。出租车，出租车！”

我赌气地使劲挥舞着手臂。虽然知道这样会让我的零花钱狠狠出一次血，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叫了一辆出租车。车停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的心立刻痛了起来，一时忘了刚才的气。我的等量互换生活理论再次应验：人在很生气的时候必须用一种痛代替另一种痛。

“真不知道女人怎么这么小心眼。”权殷尚不满地嘟囔着。

“女人的第二个名字就叫小心眼，怎么，不可以？”我努力地摆出自己能想像出的最伤人的表情，坐到汽车前排，砰地一下甩上门，然后看到那家伙正企图拉开车门。

“大叔，请快点开走！”我不想再看那家伙一眼，只想尽快离他远些。

“怎么，那个学生很惹你讨厌啊？”司机大叔调侃道。

“是的，所以请您快点开走！”我的声音又提高了些。

大叔的视线在殷尚和我之间快速地巡视了几个来回，也许是因为我冷若冰霜的神情，大叔猛踩油门，出租车飞速奔驰，如野马脱缰般冲了出去。车开出了百来米，殷尚仍旧默默盯住车身，心碎欲绝的表情清晰可见。

“看来学生你很受欢迎啊！”

“哪里，一点点而已，谢谢。”我望向车窗外，思绪随着景色飞驰。“……”大叔转过头，表情复杂地上下打量我。

“对了，去仁杰洞。”

短时间之内他不会再来找我了，这家伙的自尊心和我妈有得一拼。不管怎么说，逃过一时算一时，现在我的心已经完全在澄弦身上了。

出租车停在小区外，我拖着无力身子走进我家所在的小区。果然，今天也毫不例外，小区上空飘荡着我姐姐苦练跆拳道声嘶力竭的娇吼声。我轻轻打开



门,和我预测的一样,姐姐在劈瓦。

“姐姐,把报纸铺在下面练习,否则爸爸看见又要生气了。”

“不需要!”姐姐抹了一把汗,一口回绝。

“今天劈了几块?”

“到目前为止一块也没有。”

“什么?你都练习一个月了,怎么一块还没劈开?”

“要你说,你不会管好你自己啊!”

“知道了,我进自己屋了。”

可怜的姐姐,自从四十五天前她的男朋友被她最好的朋友,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姐姐抢走之后,她为了报仇雪恨,立志苦练劈瓦。当然,她复仇的对象是前任男友,不过为了那种家伙抛弃自己作为女人的身份……可怜的姐姐。

扔下沉得要死的书包,我深吸一口气,重重地把自己扔在柔软的大床上。天花板仿佛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电影屏幕,浮现出澄弦和煦如春风的微笑。白皙无瑕的脸庞,炯炯透着生气的眼睛;那永远彬彬有礼的谈吐和高贵十足的举止;还有那随着微笑在双唇间若隐若现的雪白牙齿,唉~!真是要疯了,我抱过枕头,把脸埋在里面,在床上一圈两圈地滚着,像个傻瓜一样。

手机突然不识趣地响了起来,把我从幻想中硬生生拉出。比我预想的来得要快,什么呀,我以为他还在生气呢,谁知二十分钟还不到就来电话了。我慢腾腾地拿起手机,原来不是他,是花真。这个时间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?

“喂?”

“呀,呀。”听筒里传来花真像白痴一样兴奋不已的声音。

“干什么呀你?!”

“是我男朋友啦,他买了 CD 的耳环送给我!哇,简直美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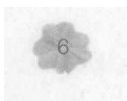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就是为了炫耀这个给我打电话的?”

“嗯,因为太漂亮了嘛!上次和他一起经过 CD 的专卖店,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想有这个牌子的东西,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买给我了!”

“啊,啊,好羡慕啊!”我在电话里无关痛痒地附和着。为好友创造一下气氛也是应该的,何况是名牌呢。

“是吧,是吧,我的男友简直是太帅了!”

我这个善良的好友啊,只要别人买一双香奈尔的套装或是别的什么名牌产品给她,她就可以头也不回地跟着那人走。





“知道了，我知道你的情哥哥很帅。”我有些不以为然地戏谑道。

“所以啊，你也赶紧去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，年纪比我们大一些更合适。殷尚和我们一般大，他自己没什么钱，家里也不是那种响当当的背景。说实话，光看一张脸有什么用，长得帅能当饭吃吗？再说了，那家伙越来越像小混混。”

“嗯，嗯，明天见，妈妈叫我去洗碗了，挂了，bye！”我不由分说地挂断电话，没来由地松了口气。每次说到最后都是什么小混混、没钱、没学识、没背景，听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再怎么说他现在也是我男朋友啊！

情绪一下低落到了极点。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些话，耳朵根子本来就软的我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我烦闷地闭上眼睛，打算招呼周公，五点过十分，是做白日梦的好时间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半梦半醒间，房外隐隐传来父母的对话。

“这个死丫头，成天只知道吃、睡、玩，我怎么生出这么个东西，真是气死人了。”妈妈又开始生闷气了。

“你就放心，随她去吧，至少这孩子还算听话的，每次让她跑腿都很勤快。”爸爸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打着哈欠安慰妈妈。

“不随她去还能怎么办，反正现在都已经这样了。哎哟哟，真是烦死我了，江云这臭丫头每天劈瓦，家里的地板都快被她弄坏了，好好的瓦干吗非要劈开。”

“喂，你烦不烦啊！不想睡觉了？吵死了。”

“一点瞌睡都没有，我有什么办法！老公，去帮我冲杯咖啡来。”

“你要喝你自己去！”

嘁~！老爸老妈总是讲这种幼稚又没有营养的话。每次一做梦就可以听见别人说话，看来我真的不是地球人，我使劲地扯上棉被，从头到脚裹个严实，继续谋杀我的生命。明天早上还是会会在姐姐的娇吼声中醒来吧！

2

“哇呀呀~！”姐姐一大早就怒目狠盯着眼前的瓦片，仿佛有着深仇大恨，头发依然是散乱着，嘴里娇吼震天。

“江云啊！求求你不要再劈了！要练跆拳道上跆拳道馆去练吧！”妈妈苦苦哀求，眼睛有些浮肿，满脸的疲乏。

“嗯？妈，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？”





“是啊！最近你弄得我整个人都神经衰弱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无力。

唉，一对幼稚的母女。

我三下两下扒掉碗里的早餐，拿上充好电的手机电池，不动声色地走上了去往学校的路。

死一样沉静的手机。好啊！难道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！从此彻底决裂，不再联系。我不知是欣喜还是愤怒地摇摇头，把权殷尚那张不期而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脸干干净净地抹掉，然后深呼吸，推开教室的后门走了进去。

和我预想的分毫不差，一大帮人如蜜蜂看见带蜜的花朵般围在花真座位的周围，吸气声、赞叹声，络绎不绝。

“哇～！这个一定贵得吓死人了，简直是太漂亮了！”

“和我的耳朵很配吧？”花真自我陶醉地问着那个羡慕的女生。

“嗯，花真，能不能也介绍一个年纪大点的男朋友给我，嗯？”一个女生用崇拜的目光看着花真，央求道。

“不，先介绍给我。”另一个女生抢先道。

“不是，是我首先拜托花真的，该介绍给我才对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一片如麻雀唧唧喳喳的声音在耳旁聒噪。不能让这个臭丫头看到我，否则她又该逮住我得意地炫耀个不停了。我非常非常小心地一步一步蹭到自己的位置，Oh - yeah！成功！

“你不想让她们发现你啊？”一个清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嗯？我倒抽一口气，这声音，不会是……我慢慢回过头。真的是他！澄弦，正坐在我后面的位置上分外有趣地看着我。如天空般澄澈的双眼中，闪动着耀眼的光芒。晶莹如玉的鼻子配上那有着优美弧度的嘴角，完美到极致。我看呆了，好一会才晃过神来，诧异地问道：

“你，你怎么坐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嗯，我的位置被那帮小女生给霸占了。”澄弦无奈地笑着，指指他原来的位置。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我自己都惭愧于自己的声音夸张得刺耳。

“嗯。”他眉眼轻弯，嘴角含着笑。

“啊！”我连忙捂上嘴。





“怎么了？”他还是笑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我有些心慌意乱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他就坐在我的后面，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看着我的发丝，看着我的背，澄弦就坐在我的后面，而且他今天竟然和我说过三句话了。天啊，心田仿佛浇灌了清晨的甘露！我的心情从没有这么好过。

真的很想和澄弦再聊上几句，可是……

“哎呀，李江纯，来了怎么不知会一声呢？”花真极其兴奋地用她亮晶晶的目光兴奋地看着我，同时抬手顺了顺鬓角的短发，虽然那些头发早已被她别在了耳根后。

我头皮一阵发麻，惨了，看来是躲不过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她发现了。果然，全天下来六节课的时间还不够她自豪，她又一路邀我和她一起去江原站附近。

“去干什么？”我好奇问道。花真鬼主意总是不断，都被她弄怕了。

“没什么。一起去吃个汉堡，然后拍几张大头贴。怎么，不愿意啊？”花真嘟起嘴，不满地说。

当然不愿意了，你现在的自豪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恐惧了。不过此刻我很无奈，花真紧紧地拖着我的胳膊，我试了好几次也还是没能挣脱开。

“咦？今天怎么没看见权殷尚，怎么回事，你们俩吵架了？”花真终于从自己的美梦中抽出时间关心关心一下我了。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弄的？”

“没什么，因为他在电影院里大喊大叫，太让人难为情了。”

虽然到江原站附近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，我和花真还是没坐车，两人手挽手地走在去江原站的路上。凉风习习，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。

“在电影院里大喊大叫？哎哟，真是原始人。”

“你也觉得殷尚太幼稚？！”

“何止是幼稚？不入流的小混混，说他是三流都是抬举他，真的是很让人很让人讨厌。”花真满脸的鄙夷。

“那你说一流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当然是像我男朋友那样的。”花真提到她男朋友，声音如蜜，腻耳。

“有钱，有未来？”这也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。

“这个当然是最基本的。”花真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，仿佛我提的“一



流”应当具备的条件太低。

赚钱吗？就在我有丝愣怔之时，花真突然死命地把我往一个小建筑物里拽。

“你带我去哪儿啊？”

“进去就知道了，现在可要保持神秘。”

“你不会是要我去见谁吧？”

“我男朋友。”花真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

“啊！还是你们两个人见面吧！我回去了。”我可不愿做闪闪发亮的电灯泡。

“不行！你还一次都没见过我男朋友呢，见一面就走，嗯？”花真说着，手上悄悄用力，把我的手指绞得更紧了。

“那你不准在我面前做什么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事情！”我也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，谁让她是我的死党呢。

“保证不让你起鸡皮疙瘩，绝对，我发誓，可以了吧？”花真兴冲冲地拖着我往里走去。算了，反抗也是无效，我也不再抗拒。

我们在二楼的一家咖啡厅门口停了下来，不出我所料，接下来花真果然从书包里掏出了粉饼，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涂涂抹抹，还不忘喷上口气清新剂。最后，粉饰完毕，花真小心地推开咖啡厅的门。

“啊，我在这，花真！”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向我们招手，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满脸堆满笑容的陌生男子。我早该想到会这样的，说什么见一面就走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。

我一边跟着花真向他们那边走去，一边凑近花真的耳边恨恨地小声嘀咕：

“你想死呀你？搞什么鬼，那个男的也是你叫来的？”

“你别别扭了。班上那帮家伙都求着我帮她们介绍这种男朋友呢，我都没怎么答应，是咱们关系铁我才帮你的。”花真紧绷着脸，表情夸张，我真担心她才扑的粉会不小心如雪般簌簌往下掉。

这么描写恐怕是有点对不起花真，不过她男朋友那张脸啊，真是让人说不出半句谎话，乍看之下就让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随后发觉这么做不太礼貌，我立刻又强迫自己睁开双眼，把视线转移到了他旁边朋友的身上。白如薄纸，轻如蝉翼，就是对这位仁兄的最佳写照，他脸色惨白得仿佛一辈子没见过阳光，伸出的小胳膊小腿干柴似的，让人非常有上前拧断的欲望。嗯，是我姐姐最讨厌的类型。还有，双眼皮！这个也是我姐姐最讨厌的。



就在我用犀利的眼神上下打量着那家伙的外形时，花真倒是噙着灿烂的笑容，坦然地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。

“亲爱的，等很久了？”花真声音嗲得发腻。

“没有，一会儿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？”花真男朋友打量着我，问道。

“嗯，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“才怪！”我没好气地搭上了一句。

呃~！难道是口误？！所有的人都惊诧莫名地看着刚才那又短又粗的声音的出处。先前看似融洽的气氛也好像驶出轨道的车子。旁边的花真更是伸出一阳指狠狠地捅向我的腰间。好痛~！

“你的朋友真有意思啊，哈哈！真是小孩子！”花真男朋友见气氛有些尴尬，连忙打着圆场。

“嗯。你的朋友看起来没什么话啊！”花真没话找话说。

“这家伙只要在女孩面前就会变成这样，害羞嘛！不过他本来就是很惜话的人。”

我看不是惜话，是不会说才对吧！长得像呆头鹅似的。

“咱们换个地方吧。”花真男朋友提议。

“点的东西还没有吃完怎么办？”花真心疼地问道。

“这个能要多少钱？”花真男友满不在乎地随口说，“我们去狎鸥亭（译者注：韩国的富人区，那儿的物价超贵）吧！”

“真的？亲爱的，你开车过来了吗？”花真如蜜蜂见到了心爱的花朵般，拥了过去。

“没有。这家伙开了。请你的朋友也起身吧。”

这个能要多少钱？去狎鸥亭吧？哈，这种人，看来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努力练习劈瓦了。

那个能让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的家伙很“潇洒”地掏出钱包，率先向收银台走去，我踌躇了一会儿，悄悄走出咖啡厅。花真那家伙很不知趣地紧紧跟了出来。

“喂，我男朋友很不错吧，嗯？”花真很是炫耀。

“很不错？你说很不错？嗯，也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”我都有些懒得去争辩了。

“喂，怎么这种语气！”

“先不说你男朋友了。我有男朋友的，你知道，告诉你男朋友吧。”



“不行，你千万不可以告诉我男朋友，否则他会生我气的！”

“我绝对不会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那间咖啡厅的门就被推开了，那个能让我绝望闭上眼睛的家伙在我面前笑咪咪地环住了花真：“走吧。我们两个人先下去。”

企图也太明显了。不过我也别无他法，呜呜呜！只能眼看着花真和她男朋友一扭一扭地先下楼，然后和那个白纸似的男生一起往下走。

“你的名字叫江纯？”白纸男问道。

“啊，是的。”

“很可爱的名字。”白纸男的脸上竟然浮上了笑，不过那笑在我看来，苍白如被水浸泡得失去颜色的花。

“谢谢。”我头也不抬机械地回答着。

原来停在楼下的那辆耀眼得刺目的宝马是这个呆头鹅的，只见他率先坐上了驾驶席，花真和她那位让人绝望闭眼的男朋友也施施然地在后排坐下。

“干什么呢，还不快坐上来？”花真连忙冲着我招手。

“我，有事先走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呆头鹅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花真更是按下车窗，用她的勾魂眼使劲冲我使眼色。

“说什么梦话呢，快点上来！”

“我姐姐那儿有急事，必须马上过去，对不起，你们好好玩！花真，明天学校见。”

趁车里那帮家伙还没有缓过神来，我转过身就要离开，可花真反应也真是迅速，她迅速跳下车，眼疾手快地抓住我。

“你别这么别扭好不好，李江纯！你要是就这么走了的话，我成什么了。作为朋友你也得替我想想是不是，嗯？”

“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嘛！”我极力申辩。决不能给白纸男机会，如果是澄弦的话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还真是个伤人脑筋的难题。

“就算我求求你，就一次，嗯？”花真几欲流泪了。

“你早听我的话不就没这种事了。”我决定硬起心肠。

“呜呜呜，江纯。”

我的心不期而然地一软，顿时左右为难起来。见我犹犹豫豫，拿不定主意，花真那个鬼丫头猛地施力，连拖带拽地把我往车前座塞。